

散文

老枣树

曾威

那棵老枣树在老家的院子里至少已经存在五十年了,我不知道它确切的年纪。我爸也不知道,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对那棵树就有印象。原本,院子里有两棵枣树,后来砍了一棵,现在只剩它孤零零地长着,如一个长寿老人,熬败一茬又一茬人,别人都死了,它还活着。在它经过的这几十年里,或者说在时间经过它的这几十年来,房子重盖了两次,房子的主人换了两次,它的根只是往下再深扎一些,枝干往上再扩展一些,直到院子的领空和领土都被它掌控,直到时间带走了一代代的人和事,它依然坚挺如初。春来的时候,相对于其他树木,它发芽是最晚的,黑黢黢的,一直站

在那儿,仿佛身体里还藏着巨大的冬天,仿佛还在做一个长久的梦。当杨树树叶已经长到幼童巴掌大时,它依然黑黢黢地站着。我一度以为它死了,在梦中再也醒不过来了,但是几乎一夜之间,嫩绿的新芽布满枝头,像孩子钻出被窝,令人猝不及防。然后一发不可收,它的叶和花迅速到来,蓬蓬勃勃,郁郁葱葱,招蜂引蝶,占尽春光。这让我想起了村里的一些人,在商海里抢了先机,腰缠万贯,趾高气扬,说话声振屋瓦,做事咋咋呼呼,后来竟一日日衰败下去。但是呢,也有那么几个人,每天粗茶淡饭,看起来病恹恹的,平时喘气都不敢大声,却越活越旺,越过好,日子波澜不惊,

儿女事业有成,愣是把一条小溪汇成了海洋。老枣树一定知道这些事,它站得那么高,根扎得那么深,什么秘密能瞒过它的法眼?这是命中注定还是时来运转,谁也说不清楚。老枣树应该清楚,但它不说,像一个沉稳的智者,只是默默地吸取着水分和阳光,等到体内的能量变成了煤,煤又变成了核,这才缓缓睁开眼睛,发芽吐绿,抽枝散叶,刹那间照亮了时空,惊艳了世界。过了春是夏,夏之后是秋。秋天的时候,它的枝头硕果累累,让虫子和小鸟第一个先尝,让世俗的人大量采摘,让无心的风雨吹打

赋

苏亭赋

沈达顺

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学家苏辙,被贬任陈州教谕,于柳湖筑读书台,邀兄苏轼及张安道、李简夫等雅聚吟唱。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知州戴昕葺之。亭基船形,寓“宦海扁舟”。周植莲花,故又冠名“苏亭莲舫”,遂为陈州名胜。明清时,苏亭莲舫争为诗人题咏,佳句频仍。清之后此台渐圯。丙子(1996年)春,城湖开发潮涌。架飞虹以凌波,建亭台以玲珑,遂有读书台循址柳湖以重生。泛舟登临,泼浪思涌,访先贤慨难道,度跬步寂无声。遂成拙句以遣怀,缅古悠悠之衷情。其曰:
豪放天纵^①,汪洋瀟瀟^②。劫中浮芥,凌寒松筠^③。教谕州民,播文大成。步苏园以仰瞻,顾莲亭似闻书声。宛丘学舍泛舟莲海,兄唱弟和旷世深情。苏轼赋:“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月光。”“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皆为苏轼《前赤壁赋》中名句。
⑤兰亭;王羲之《兰亭序》。
⑥淡淡濯濯:指荷花淡淡水而养身,濯清涟而不妖。
⑦芙蓉;莲花。
⑧洛水惊鸿;曹植《洛神赋》中洛神宓妃。
⑨千堆雪浪淘风流: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有“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句。

清^④;馨馥无逾,稀世茶蕙;光照丹青,千古高风。船踟蹰水潺湲兮,芙蓉^⑦缠锦;君窈窕于缱绻兮,洛水惊鸿^⑧。
余叹曰:赤壁惊涛,千堆雪浪淘风流^⑨,成就一代文豪名。苏亭莲舫,几度夕阳铺锦绣,流芳万世共吟咏。
注:①豪放天纵:苏轼文风豪迈奔放。
②汪洋瀟瀟:苏轼称苏辙散文“汪洋瀟瀟,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③劫中浮芥,凌寒松筠:苏辙在其诗《宛丘二咏》中的自喻。
④“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月光”“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皆为苏轼《前赤壁赋》中名句。
⑤兰亭;王羲之《兰亭序》。
⑥淡淡濯濯:指荷花淡淡水而养身,濯清涟而不妖。
⑦芙蓉;莲花。
⑧洛水惊鸿;曹植《洛神赋》中洛神宓妃。
⑨千堆雪浪淘风流: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有“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句。

随笔

那年麦天

晨曦

“芒种麦登场,龙口夺粮忙”,是中原地区的一句农谚,意思是芒种节气前后,要开镰收割麦子了。又是一年芒种到,听着远处传来的布谷鸟叫声,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二十多年前的那个麦天(豫南方言,即麦收时节)。那年麦天的阳光格外灼热,空气似乎都扭曲了起来,田野上空弥漫着醉人的草木香气。豆大的汗珠湿透农人的衣襟,但大家脸上的笑容比阳光还灿烂。“晴天好啊,得抓紧抢收!”他们一边忙碌着准备镰刀、麦杈、木锨等收麦农具,一边暗自庆幸天公作美。备齐收麦农具后,要忙着平整麦场,把土层锄松,洒上水,撒上一层上一季积存的麦秸麦糠,然后开着手扶拖拉机拉着石碾开始碾场。这些做好后,过不了三五天,就该割麦了。

常,多变的天气使抢收时间变得异常紧迫,人们不得不拿出最大的勇气和决心投入麦收之中。麦子收得差不多时,就要将麦个子拉到麦场上。那时,农用三轮车还没有普及,大多数人家用的是排子车。装麦个子的时候,父亲和母亲用麦杈将麦个子扔上排子车,我们姐弟仨在车上码放,直到把麦个子装成小山才罢休。装满车后,父亲把排子车套在拖拉机上,飞快地摇动摇杆,启动拖拉机。摇动摇杆的时候,父亲额头上、脖子上、胳膊上暴着青筋,我和弟弟攥紧拳头,似乎这样就能把力气传递给父亲。拉到麦场上后,就要把麦个子卸下车,等待打麦。打麦也不是轻省活儿,同样需要全家上阵。我家和三伯家合买了一台脱粒机,那时的脱粒机还比较简陋,需要有人往脱粒机里输送麦子、有人用麦杈挑麦秸、有人接麦粒……我家打麦时,母亲输送麦子,父亲挑麦秸,我和姐姐撑着袋子接麦粒,弟弟在麦秸垛上跳来跳去,把麦秸压实。整个打麦过程紧张忙碌,容不得一丝分秒。一场麦打下来,我和姐姐满头满脸都是麦芒粉尘,大颗汗珠从额头滚落,在脸上脖子上冲出一条条白色的沟壑,我俩成了花脸猫,指着彼此哈哈大笑。刻在脑海深处的麦天回忆,不仅

有紧张的农忙,还有无尽的快乐。上个世纪90年代末,人们的物质生活远不如现在丰富,孩子们的零嘴儿大都来自田野。而麦天,几乎漫山遍野都是可口的野味。麦穗儿在手心里揉搓几下,饱满的麦粒就脱皮而出,放在嘴里嚼一嚼,满口的香甜让人沉醉,等把甘甜的淀粉咽下,剩下的面筋就变成泡泡糖了,美滋滋地吹个泡泡,能收获翻倍的快乐。烧麦穗儿也是一道美味,烧熟的麦粒散发着浓浓的麦香,让人垂涎欲滴。除了麦穗儿,还有野草莓、桑葚、酸酸草、小螃蟹、小鱼虾等等,这些或酸甜或鲜香的野味,抚慰了麦天的焦灼,也装点了无数人的童年,让人在往后余生回味无穷。今年麦天,满怀丰收期待的农人遭逢“烂场雨”,病重卧床的母亲对此忧心不已。前几天回老家看望母亲,夜里我在她病床边陪护。模模糊糊间,听见母亲急促地轻呼:“山,下雨了,咱们快去收麦啊!”定睛一看,原来是母亲做梦了。山,是父亲的名字。或许,在母亲的梦中,父亲还健在,她和父亲依然年轻力壮,依然能够守护属于他们的那片麦田。看着满头白发、被病魔折磨的母亲,听着她急促的呓语,泪水不受控制地滑落。如果可以梦回童年多好,多想在那个灼热的麦天,将一切定格成最美好的模样……^{③22}

诗歌

印象淮阳(组诗)

田军

印象淮阳

拷问五千年的历史
履历表里找到你曾用名
宛丘陈淮阳
拈出哪一个
都感到厚重 厚重
不知道那
一湖净水
从哪里飘来
千年的白龟
也说不清
未见过千亩 亦未见过溢出一万多亩
就是在天堂
也是颗璀璨的明星

淮阳
在淮河之北
被阳光润泽而名
春天再次唤醒大地
温暖的二月
在拥挤的人群里
流动
流动时的拥挤
穿越厚厚的墓碑
寻找洪荒时代的牵挂
抑或爱情

用尘埃洗去尘埃
用豆荚燃着豆荚
七步之遥
方寸之间
就能见证三国
见证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的历史

用一生的思考
感受淮阳之行
于京华烟云处
满湖苍翠正值萌动

站在平粮台上
聆听那一曲弦歌
仿佛拥有了那远古时代的
壮志豪情

淮阳真的古老
淮阳真的神圣

阅读太昊陵

在晨曦初露的光芒里
读你的金碧辉煌
门前那一树槐花
引来万里之外的香客
在午门前拜谒祈祷

站在濉颍的门檐下
想那无边的旷野
谁在飞奔
带着嘹亮
带着憧憬
游走在

那神圣的殿堂里
揣摩着自己的前世今生
肃然起敬
把那后花园的蓍草
也掐给我一枝
回身再拜
历史的河流
特别芳菲
特别幽静

淮阳西湖

谁的丹青妙手
把杭州西湖
写得那么美

在宛丘在陈州在淮阳
虽说没有断桥没有苏堤
可站在平信桥上 呐喊一声
也是风云滚滚 战马嘶鸣
站在苏亭莲舫里 写一首诗
也是大江东去 拍岸有声

借一叶小舟
游荡在淮阳西湖里
几杯小酌
也能把几千年的历史
醉了

又醒^{③22}

本版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

道源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



随笔

段文真文气

何建华

说段文,必提瘦丁,说瘦丁,也一定要把段文带上。前者是学名,俗人圈里都知道的,段老兄、段乡长、段部长、段主席、段局长等等一连串称谓,人们都耳熟能详了。文人圈里一说到瘦丁,那也是再熟悉不过的。但是,不知道先生使了什么魔法,竟然在段文和瘦丁四字中间垒了一堵墙,相识相处多年的同僚同事不知瘦丁为谁。甚至你到他的家乡,西华县聂堆镇段那村村头问一老者:到瘦丁家怎么走?他会先露出一张茫然的脸,再回你一句“胖丁也没有”!
段文的名气,其圆心在川汇区,周长差不多是沿着周口版图遛一圈。若说到书法,特别是诗词,这个周来不知要扩展多少倍,书法家瘦丁、诗人词人瘦丁,真可谓“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长与作者瘦丁竟是一人。这是一本十分精致的《沙颍诗词曲选集》,蓝皮,硬壳,标名瘦丁著、商莹冰书。187页的诗词曲作品,出自瘦丁一人之手,周口著名书法家商莹女士小楷竖行繁体字书写,那是怎样的精美啊!恕笔者孤陋而寡藏,这确为本人书架上当代诗人与书家完美合作之第一,脑子里突然有了不认真赏之读之就对不起人的感觉。
书家段文闻早听了,与同为一人瘦丁、段文谋面尚属首次。记得当天酒酣耳热之后,在吴老简陋的书房兼卧室里,死缠硬磨,求得段兄一行书条幅,至今宝之,也是至今所藏段兄墨宝之独份。盖了鉴藏印的,决不会轻易送人。
时光匆匆又十多年,第二次与段兄见面,是在西华县政协唐金华副主席办公室,缘于县诗词学会会长袁昶同邀先生,商谈其新著《西华古代诗词选释》再版事宜。
近十年来,特别是退休以后,这位善做学问的老家“潜伏”得更深,拿出超常的毅力甚至拖着病体,专心挖掘整理濒临失传或已经失传的西华文化古籍,轻松称“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为家乡留下点文化种子”。这次一晤,先生亮出了“小收获”:近40万字的《西华古代诗词选释》,封底注“共印50册”;11万多字的《华邑寻梦

校注》,封底注“印数,30册”;《王鼎镇诗文集校注》,19.5万字,封底注“印数,30册”;《聂堆镇历史与文化稽考》,13.5万字,封底注“印数,20册”。业内人清楚,这种搜求、诠释与校注类著作,远远不同于写小说、编故事,要坐冷板凳,耐得住熬与磨。先生讲,明明知道西华有哪首诗传世,苦于几年找不着,一旦查出,“高兴得想蹦”。如此浩大甚至一个团队耗时多年才能完成的工程,能耐住性子且功底厚实的段文先生竟做得如此出色,不能不说是西华乃至周口文坛一大奇迹,甚至,这是没任何报酬、自愿自费做成的。虽印数少,但总算真正为家乡“留下了文化的种子”。想想先生病中斜倚在床上一个多月校对书稿的情景,真令人唏嘘!
让人欣喜的是,西华县政协方面已明确表态,《西华古代诗词选释》一书,将于2023年下半年加量再版。其他各书,也已引起相关人士的高度关注,决不能让段文先生仅印二三十册的辛劳之作再度濒临失传,加量重印只是时间问题。

2023年4月14日,有幸陪同段兄到西华奉母镇奉母城村进行文化考察,另一位同行者兼司机,则是西华皮营籍文化学者理勤曾先生。在奉母南岗王鼎镇、王遵训父子墓园,段先生话语不多,但说出来即让人觉得

